托马斯·沃尔夫小说中南方流放者伦理身份建构： 以《天使，望故乡》与《时间与河流》为例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Ethical Identity as a Southern Exile in Thomas Wolfe'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Look Homeward, Angel* and *Of Time and the River*

吴瑾瑾 (Wu Jinjin) 侯月华 (Hou Yuehua)

内容摘要： 作为一位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沃尔夫的南方作家身份一直颇受争议，其作品的南方性值得考究。自青年时期离开南方，托马斯·沃尔夫一直行走在流放旅途，这种流放意识充分体现在他的两部自传式小说《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中。将主人公尤金·甘特的成长历程置入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伦理环境下，返回文本发生的历史现场，审视尤金成长中经历的不同社会伦理环境，可以发现，美国南方的保守落后、日益疏离的社区关系以及尤金畸形扭曲的家庭伦理关系带来的伦理困境令尤金决心离乡远行，踏上自我流放旅程。在流放途中，尤金先后经历了美国北方主流文化和欧洲文化对他南方伦理身份的冲击。这些伦理困境带来的自我矛盾冲突导致尤金内在自我分裂，被迫在各种伦理困境中做出伦理选择，以整合分裂自我，继续其流放者伦理身份的建构旅程。沃尔夫的作品带有典型的南方文化烙印，尤金所代表的南方流放者形象蕴涵着重要的伦理价值和身份政治意义，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场域的当代人伦理身份建构具有现实关照意义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 托马斯·沃尔夫；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南方文学；流放者形象；伦理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 吴瑾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南方文学、文学翻译与英语教育研究；侯月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南方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研究”【项目编号：20BWW040】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Ethical Identity as a Southern Exile in

Thomas Wolfe'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Look Homeward, Angel* and *Of Time and the River*

Abstract: As a Southern writer emerging from American Southern Renaissance, Thomas Wolfe's identity as a Southern writer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The Southern characteristic of his literary works is worthy of further examination. Since leaving the South in his youth, Wolfe has embarked on a journey of exile. This consciousness of a Southern exile is fully reflected in his two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Look Homeward, Angel* and *Of Time and the River*. Through positioning the growth of the protagonist Eugene Gant into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and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story to cast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ethical environments, the authors discover that the ethical dilemma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nservativeness and backwardness of the American South, the increasingly estranged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Eugene's distorted family relationship combine to lead to Eugene's determination to leave the South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of self-exile. During his exile, Eugene encounters cultural impact from American Northern cul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on his Southern ethical identity. The inner conflict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ethical dilemmas result in Eugene's self-division. Eugene is forced to make ethical choices to integrate his divided selves and continue his journey of constructing his ethical identity as an exile. Wolfe's literary creation is imprinted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Southern culture. The image of the Southern exile represented by Eugene entails significant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ident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gener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nd historical scenes.

Key words: Thomas Wolf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image of exile; ethical identity

Author: **Wu Jinj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education (Email: wujinjin@163.com); **Hou Yuehua** is a graduate student (MA)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托马斯·沃尔夫 (Thomas Clayton Wolfe, 1900-1938) 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的作家。他以自身成长经历为摹本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是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成长小说, 奠定了他在美国南方文坛的地位, 也为美国文学

留下一笔宝贵财富。自 20 岁离开南方直至 37 岁因病英年早逝，沃尔夫就一直行走在寻求理想生活和身份归属的自我流放旅途中。一方面，在流放途中的沃尔夫将南方抛却身后，难以将自己归于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南方重农派”（“Southern Agrarians”）作家群体，这使得他的南方作家身份一直颇受争议，他作品的南方性也由此值得考究。另一方面，沃尔夫虽然受到美国北方现代主义影响，但他身上难以褪去的南方文化烙印使他难以成为一战后“迷惘的一代”现代主义作家群体的一员，即便他后来远行欧洲，在异国他乡最终也难找到他所渴求的理想生活和身份归属。因此，与同时期的许多南方作家一样，沃尔夫成为南方的流放者。

沃尔夫的这种流放意识充分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如刘积源指出的，“在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中，主人公始终处于流浪之中。他怀着美好的信念与渴望，不知疲倦地游走于各地”（99）。其作品《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 1929，以下简称《天使》）与《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 1935，以下简称《时间》）以主人公尤金·甘特的身份寻求为主线展开叙述，揭示了尤金自青年时期远走他乡，在美国北方城市和欧洲国家寻求身份归属的人生历程。霍尔曼（C. Hugh Holman）指出，沃尔夫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经历的缩影，小说主题主要是他的个人成长和其为身份做斗争的经历¹，尤金也由此被称为沃尔夫的“另一个自我”（Hobson 157）。因此，探讨沃尔夫小说主人公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不同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对揭示主人公流放者伦理身份的形成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聂珍钊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所谓伦理环境，是指“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本文将托马斯·沃尔夫的两部自传体小说《天使》和《时间》置入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历史语境和伦理环境，以小说主人公尤金的成长历程为伦理线，其成长中经历的伦理困境为伦理结，来审视尤金伦理身份的建构过程。蒂莫西·韦斯将“流放”界定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离；是失去或摒弃与之一起生活或曾经生活的他人——家庭、社区、社会——的密切联系”（Weiss 5）。根据这一界定以及尤金成长所经历的不同层面的伦理困境，笔者将尤金成长的伦理环境划分为家庭伦理环境、社会伦理环境、分裂自我内在伦理环境，分别从这三重维度来剖析尤金成长中经历的各种伦理困境以及他如何整合分裂自我、进行伦理选择、建构起自己作为南方流放者的伦理身份，审视作家沃尔夫的南方身份对他文学创作难以抹去的影响，以正本清源，澄清人们对作

1 See C. Hugh Holman. "The View from the Regency-Hatt: Southern Social Issues and the Outer World." *Southern Fiction Today: Renaissance and Beyond*. Ed. George Core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69) 25.

家沃尔夫南方身份的质疑，揭示出 20 世纪初处于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一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伦理选择。

一、家庭伦理身份构建：南方现代化转型期孤独迷惘的自我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和伦理身份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人性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形成、价值选择的标准、面对人生和态度的态度等等，都与其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深远联系”（卢婧 曹莉莉 71）。因此，欲分析尤金流放者伦理身份的形成根源离不开对他原生家庭的伦理环境的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回归到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¹，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来展开文学批评实践。返回两部小说主人公尤金成长的伦理环境，可以发现，尤金的家庭伦理身份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南方社会宏观伦理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微观伦理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面对这双重伦理环境为其成长带来的伦理困境，孤独困惑的尤金决心逃离令他窒息的家庭和南方社会环境，选择到美国北方求学和工作。

从宏观来看，尤金出生在 20 世纪初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美国南方大家庭。传统的美国南方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高度重视亲缘与家庭关系²，牢固的社区关系和家庭纽带成为维系南方社会伦理关系的根基。但在南北内战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方工业文明迅速崛起并直驱南下，彻底瓦解了南方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吴瑾瑾 116），南方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南方人面临的不仅是家园重建，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伦理价值观与伦理身份的重建。在此社会转型期，南方传统的社区观念和家庭伦理关系也发生着颠覆性变化，社区内人与人之间密切的情感纽带变得松弛；而且随着南方父权制的衰退，家庭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弱。³南方族亲血脉关系的淡化使得家庭不再为个体存在提供坚实情感支撑，个体完整性首先在家庭中被消解。个体失去社区和家庭的稳定情感根基，处于支离破碎、漂泊动荡之中，这也是这一时期很多南方人感到失落迷惘、远走他乡的重要原因。生长于南方的尤金也难逃脱这一集体宿命，在南方社会伦理环境剧变的伦理困境中，尤金也面临着新一轮的伦理选择和身份重建，被迫踏上离家远行的流放旅程。

另一方面，尤金成长的南方小镇阿尔特蒙虽被卷入南方工业化进程，但却“不像典型的南方小镇那样深受战争和重建的折磨。尤金成长在一个同时展示了南方挫败和北方‘进步’、南方贫穷和北方物质主义的环境中”（李伟 38）。一方面，尤金接受着南方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在本质上是南

1 引文译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2 参见陈永国：《美国南方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35。

3 参见张琳：《〈时间与河流〉的历史书写与书写历史》（硕士论文，东北大学，2018年）36。

方贵族文化，即“南方”作家笔下所创造的那个“南方神话”（Southern Myth），“所有的女士们都纯洁、温柔、美丽，所有的男士都富有骑士风度、英勇善战”（《天使》140）。然而在尤金看来，这种南方人书写的“南方神话”历史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洞、腐朽、虚伪；同时，南方保守落后的社会现实令尤金感到失望和窒息。虽然南北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将南方推入现代化转型的激流之中，但尤金所在的偏僻小山城依然保留着旧南方的传统，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尤金在无形中也深受种族歧视影响，甚至他自己也曾一度讨厌、鄙视并欺负黑人，缺乏应有的平等意识和同情心。尤金的周围都是“污浊的黑人，愚蠢的犹太人，贫苦的白人家庭”（张燕婷 9），这种贫穷落后、种族歧视蔓延的社会环境使他对成长的小山城充满厌恶排斥感，难以找到对自己的南方身份的认同感，迫切地想逃离令他窒息的南方社会环境。

从微观上来看，尤金流放者伦理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卢婧 曹莉莉 72）。与旧南方和谐稳定的家庭相比，尤金的家庭充斥着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这体现在尤金家中扭曲的母爱、缺失的父爱与冷漠失和的兄弟姐妹关系上。在尤金家里，“家庭关系是畸形的，兄弟姐妹互相埋怨，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憎恨，夫妻之间互相冷漠，这反映出美国南方社会在战争后畸形的家庭伦理观念”（马雯雯 57）。这种畸形的家庭伦理环境令尤金倍感孤独与绝望，为尤金流放者伦理身份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尤金的母亲伊丽莎是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新型女性和新兴工业经济的代表。“按南方传统观念，男人们外出工作，挣钱养家，谋求社会地位；女人则在家中相夫教子、固守贞操、吟诗抚琴、应酬社交”（张晓梅 吴瑾瑾 153）。与传统的南方淑女不同，伊丽莎将大量金钱精力倾注于投资房产和经营家庭旅馆，一心只顾置办家业、聚敛钱财，而忽略了对家人的关爱和对家庭关系的维护，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疏离冷漠，为孩子们成长留下创伤阴影。虽然尤金家庭富裕，母亲伊丽莎却对孩子们非常吝啬，孩子们自幼被迫外出挣钱。家里虽开旅馆，尤金却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和卧具，母亲总把客人利益置于尤金之上，抹杀了尤金的存在。“在这个家里，他们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没有一间屋子留给自己做固定的起居，任何一间房子随时都会受到房客的干扰”（《天使》124）。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商界女强人，伊丽莎对尤金又有着极强的情感依赖和控制欲，她反对尤金与女孩过多接触，阻碍他与父亲频繁来往，这种扭曲的爱令尤金在家中倍感窒息。由于缺乏母爱，尤金长大后总是在其他年长女人身上寻找心灵慰藉，“他所期待的对象永远要比他本人年长很多”（《天使》134），这无疑母爱错位造成的尤金性格缺陷。尤金成长过程中母爱的错位与缺失，使他在原生家庭缺乏建构独立伦理身份所需的安全感与存在感。

在传统南方父权制家庭中，男人是家中主要经济支柱，占据主导地位，

父亲形象对孩子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尤金母亲的强势和掌握经济大权，父亲甘特在家中处于弱势地位，尤金缺失的母爱并未在父亲那里得到补偿。虽然甘特会给尤金讲故事，带他去剧院，为尤金成年后走向文学道路积淀下必要的文学素养，但在尤金大学专业选择上，甘特却忽视尤金个人志趣倾向，强行安排尤金去州立大学学习法律，希冀他能进入政界发展，出人头地，剥夺了尤金自主选择权，压制了尤金自我意识发展，导致尤金难以形成清晰自我认知、找到未来方向，在生活选择中处于“失语”状态。尽管尤金对父亲有着较深的情感依赖，但软弱无能的父亲却难以为他的身份构建提供一个集智慧和力量于一体的完美典范，使尤金在流放途中不断寻求父亲形象以建构自我伦理身份。在《一部小说的故事》中，沃尔夫阐明其作品中“寻父主题”的深层内涵：“从某个方面看，那一切生命的最中心的东西乃是，人为找到一个父亲的努力，那不仅只是他的生命和肉体所由来的父亲，不仅是他在年幼时候失去的父亲，而是一个超出他的需要之外和他的饥饿之上的一种力量和智慧的形象”（53）。

在家里七个孩子中，尤金是年龄最小、学历最高、最有出息的孩子，理应受到家人悉心呵护，但除兄长本恩外，其他哥哥姐姐都对尤金漠不关心，甚至因嫉妒怨恨寻机捉弄和欺负他。尤金与哥哥本恩情感最为亲密，本恩不仅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予尤金关心与帮助，还在精神上指引尤金成长，努力弥补尤金在父母身上缺失的爱与关怀。本恩虽一生不得志，但他目光长远，鼓励尤金通过上学谋求光明前途。可惜本恩因肺炎英年早逝，令尤金跌入绝望深渊，尤金与家庭唯一的精神纽带也随之断裂，“从那一刻起原来那种古怪的家庭模式早已破碎，维系家庭团结的那一点约束也随着本恩的死去被毁掉了”（《天使》561）。在《天使》结尾处，沃尔夫采用超现实的叙事手法令尤金与本恩的灵魂展开对话，在对话中，本恩引导尤金听从内心的声音，寻求真实的自我，鼓励尤金勇于追寻理想生活。郑军指出：“其实，尤金与本（恩）一直灵犀相通，同本（恩）灵魂的对话实际上是尤金自己对自由、理想、生活的思考独白”（86）。他们的对话既传达出尤金对本恩的深切思念，也表明本恩在尤金伦理身份构建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从尤金成长的家庭伦理环境来看，随着北方工业经济入侵和南方农耕经济制度瓦解，传统和睦友爱的南方家庭关系在尤金家中已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家庭中，再也无法看到旧南方的‘家庭罗曼司’了，从前在浪漫的光环下的老南方那一个个和睦、团结、温暖的已经分崩离析，呈现出来的只是支离破碎、面目可憎的畸形家庭”（张燕婷 13）。随着尤金成长，这种畸形的家庭伦理环境已难以为尤金成长提供必要的情感和精神支撑。最终，尤金决心以逃离方式挣脱其家庭伦理困境，做出离家求学的伦理选择，踏上寻求理想生活、流放异乡的人生旅程。

二、社会伦理身份构建：美国南方永远的流放者

尤金离家后步入社会，其社会伦理身份的建构也随之开启。聂珍钊指出，“社会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性质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因此，欲深入了解尤金社会伦理身份的构建则需深入审视尤金成长过程中不断更迭变换的社会伦理环境。在《天使》与《时间》这两部小说中，除前面分析的美国南方社会环境之外，尤金还先后经历了美国北方以及欧洲等不同社会伦理环境，尤金在这些社会环境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困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对其流放者伦理身份的构成至关重要。

虽然沃尔夫生长于美国南方，但学界却对沃尔夫的南方作家身份及其作品的南方性一直充满争议。托马斯·安德伍德指出，“除沃伦之外，重农派作家认为他背弃了南方社会”（Underwood 37）；也有学者指出他的文学创作“缺乏南方作家所崇尚的艺术形式”（Watkins 411）。而沃尔夫则对“南方重农派”作家所倡导的捍卫旧南方农耕生活方式的“向后看”的保守态度难以苟同，他采用一种“向前看”的伦理立场，对旧南方奴隶主贵族制进行大胆批判，强烈“谴责重农派试图重建南方内战前天堂般的种植园和自然的贵族神话”（Underwood 38），主张“改革旧南方”（Hobson 157）。在他的第三部小说《网与石》（*The Web and the Rock*）中，沃尔夫对“南方重农派”（227）作家进行了公然嘲讽。这种伦理立场分歧使沃尔夫与同时期的“南方重农派”作家格格不入，难以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员并在南方作家群体中找到身份归属和认同。这种孤独隔离感注定使他在社会伦理身份归属上成为故土南方的流放者。

但同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虽然沃尔夫和南方重农派作家存在诸多分歧，但作为南方作家，他们又都具有令人难以否认的相似之处，这就是面对北方工业主义入侵，他们一致认识到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各种弊端及其造成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¹ 赖丹琪也指出，“在对所谓的‘进步’观念、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工业主义神话的批判上，沃尔夫的观点与重农派实际上有契合之处”（97）。

由此可见，无论沃尔夫身处何方，他都难以逃离自己的南方身份，即便流落到美国北方，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沃尔夫也难以真正融入一战后“迷惘的一代”作家群体。其作品亦根植哺育他成长的南方故土，带有典型的南方色彩。与沃尔夫同时期的南方作家罗伯特·潘·沃伦曾谈到美国南方对沃尔夫文学创作根深蒂固的影响：“沃尔夫先生的作品——甚至那些关于哈佛或巴黎的报道或关于美国的狂想曲——不断受到神话城市阿尔塔蒙特（以及

¹ See Thomas A. Underwood, "Autobiography and Ideology in the South: Thomas Wolfe and the Vanderbilt Agrarians." *American Literature* 1 (1989): 41.

南方) 和老甘特的史诗人物的影响”(qtd. in Watkins 413)。他笔下的尤金虽自青年时期离开南方, 去北方求学、工作、甚至远游欧洲, 但无论流放到哪里, 他都难以褪去自身的南方文化印记, 不断地寻求南方身份的认同, 如张鲁宁指出: “沃尔夫离开南方又回归的经历使其对南方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因此南方身份追寻与认同是贯穿他多部作品的重要母题”(45)。在小说中, 尤金南方文化身份也赋予他的伦理身份以深层的身份政治意义。

从家乡州立大学毕业后, 尤金决心逃离那个带给他诸多悲伤记忆、令他孤独窒息的南方小镇和畸形扭曲的家庭环境, 前往北方城市求学深造, 寻求理想生活和身份归属。尤金自幼便对遥远的北方城市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在尤金心中, 南方是“遥远、孤独、失落的”(《时间》22), 北方是“充满活力、壮丽、古怪、神秘的”(22), 他的内心对“北方所有灿烂的城市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潮流形成了一幅幻景”(22)。然而进入心仪的哈佛大学, 作为来自南方的乡下人, 尤金却感到自己难以融入哈佛大学的精英文化氛围, 面临着被边缘化的伦理困境, 不得不时常忍受独在异乡的“苦涩而难耐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如此强烈, 如此苦恼, 如此令人沮丧”(159), 每逢此时, 他都会去同在波士顿的巴斯科姆舅舅那里寻求精神慰藉——那与南方故乡唯一的联系。此外, 来到憧憬已久的北方城市, 他的南方文化身份遭到北方主流文化的剧烈冲击, 喧嚣繁忙的城市生活使尤金感到渺小、无力与迷茫, 他“就像一个遭受打击的原子, 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毫无任何防御能力”(102), 如同城市中成千上万的陌生人, “踩着城市的石头、呼吸着城市的空气(……)却永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363)。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生涯并未给尤金带来他所渴盼的理想生活和身份归属, 对于未来他依然感到孤独迷惘, 只有寄希望于寻求一份理想工作来改变生存境遇。

然而一俟从哈佛大学毕业, 尤金又陷入工作两难的伦理困境。一方面, 他心怀作家梦, 期待自己的剧本能够得到出版商的赏识并被出版, 然而这一梦想却在物质利益主宰一切的北方工业化环境中屡次碰壁、难以实现。无奈之下, 尤金只好选择到纽约一所大学教书, 在这个北方国际性大都会建立起大学教师这一社会伦理身份。这份教职虽为尤金生存提供了必要经济来源, 却难以满足其精神需求, 不能带给他渴求的身份稳定和职业满足感。为逃避生活的失意, 尤金工作之余经常去酒吧消遣, 借醉酒来弥补精神空虚和身份感缺失, 因为“醉酒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身份感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时, 酒吧便成为人们集体放纵自己的欲望的聚集地”(张特 29)。

虽然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但置身美国工业化中心的大都市纽约,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街道桥梁都令尤金在钢筋与混凝土构建的世界中眼花缭乱、迷失自我, 难以找到新的身份认同。尤金租住的利奥波德旅馆就是工业化经济下催生的代表性建筑, 整齐紧凑、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使之毫

无美感，“好像是用巨型饼干统一切出来似的”（《时间》378），这种建筑结构只为容纳更多的房客。旅馆内部“光秃秃的墙壁”、“囚笼般的客房”（379）都使尤金感到极度沉闷与压抑。同时工业化经济割裂了人与土地的情感和联系，个体的人被机器大工业生产、流水线不断异化，最终沦陷为机械、麻木、缺乏情感认知能力的原子，在诺大的城市中机械谋生，“他们像徽章、像制服、像用机器统一制造出来的某个民族（……）是城市不可或缺、毫无人情味的部分，他们变成了城市的核心”（373）。作为这些原子中的一员，尤金飞蛾扑火般奔向他所憧憬的北方城市生活，疯狂寻求向往的城市生活体验，然而不停游走在工业化城市中，他却发现这一理想生活的幻景并不存在。虽然他选择了逃离南方和家庭，但却难以摆脱南方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儿时的南方乡村生活，他依然怀有一种恋旧情怀，如霍尔曼指出，“沃尔夫一方面深陷现代工业化的城市的细节中，但他感情的核心仍然是古老，根本上是农村的城市”（Holman, “Thomas Wolfe and America” 59）。由此可见，南北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使尤金一直处于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工业文化的断裂处，游走在二者边缘，在北方城市的遭遇使尤金再度陷入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难以在城市中实现身份认同。

工作的失意和身份的失落促使尤金决定利用假期前往欧洲旅游，继续他的流放旅程。他首先来到英国，在这里一些似曾相识的熟悉场景勾起他对故乡南方的回忆，“某些熟悉的表情不停在眼前浮现”（《时间》538）。这些熟悉的表情和生活场景令他置身他所神往的生活，他渴望融入这种生活，但却发现自己“无法进入那种生活”（541）。同时，他周围同住的房客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孤独流放感，“尤金与迷惘的一代的英国候选人莫里森、与山顶农舍的库尔森一家以及与获美国路德奖学金资助的美国学者的相遇，使他发现他们中多数人试图融入英国生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Idol 141），这些房客“身上全都具有某种毁灭、迷惘、破碎的意味”，他们同尤金一样都是生活的“幻灭者”（《时间》552）。英国这份熟悉但却无法融入的生活环境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困境令他依然脚步不停，选择继续踏上他的流放旅程。

离开英国，尤金前往法国。在这里尤金努力融入巴黎人慵懒、悠闲的生活，也学着他们整日流连在咖啡馆喝酒聊天，但随时光流逝，尤金却发现这种逃避现实的惬意生活并不属于他，也非他所向往和追求，他难以找到身份归属并对此深感内疚，“以前那种赤裸的漂泊感重又返回，在他心头搅起一份难以形容的羞愧和负罪感”（《时间》630）。沃尔夫在《一部小说的故事》中也详细描述了这份巴黎慵懒生活带来的异国他乡流放感：“强烈的刺激和无所作为的懒散奇妙结合的巴黎生活，也使我极为不安（……）唤起了我旧日的那种无可掩饰的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和孤苦无依的感觉”（39）。这份漂泊感令尤金在旅途中时常萌生回家的念头，例如在法国第戎，那里熟悉的场景令尤金对家乡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比起他在极其崭新的美国，这里更

接近他自己的童年和他父亲孔武有力的生活”（《时间》801），但是北方工业经济的入侵早已使尤金记忆中二十年前的那个南方家园无迹可寻，在南方，“一切都早已死寂（……）淹没在随后轰鸣、汹涌的机器生活所带来的麻醉中”（801），他再也无法回到儿时记忆中的南方家园。

审视以上尤金社会伦理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看出，尤金行走北方和欧洲所遇到的各种伦理困境使他无论流放何处都难以摆脱始终形影相随的身份失落感，尤金被迫不断做出伦理选择，一次次踏上身份寻求旅程。直至他从欧洲归来，游走世界的尤金并未找到一份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和身份归属感，这也注定了他的伦理身份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漫游者，一个故土南方的流放者。

三、伦理困境与选择：内在分裂自我的整合与重构

尤金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不仅来自以上家庭和社会伦理环境，同时也来自这些伦理环境造成的尤金内在自我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分裂。南方文学评论家凡·伍德沃德指出，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家将视角聚焦于“困顿、失败、邪恶和‘人类内心的自我矛盾问题’的严峻现实”（Woodward 24），这种“人类内心的自我矛盾问题”也是沃尔夫两部小说聚焦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尤金如何在各种伦理困境中克服内在自我矛盾、整合分裂自我、进行身份构建的过程中。所谓伦理困境，是“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尤金在成长中先后经历了各种伦理困境：其原生家庭畸形扭曲关系造成的伦理困境、南北文化与价值观冲突形成的伦理困境以及欧洲与美国文化冲突形成的伦理困境。正是尤金成长所经历的这些伦理两难困境使其内心一直处于痛苦挣扎、矛盾斗争而导致的自我分裂之中。帕梅拉·约翰逊也指出，沃尔夫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他为“解决自身精神分歧所做的斗争”（Johnson 79）。为克服这些伦理困境，尤金被迫与生活现实妥协，通过对内在分裂自我进行整合，做出伦理选择，继续着他作为流放者的身份建构旅程。

在小说中，尤金的流放者身份在他一出生似乎就已命中注定。尤金在襁褓中就被赋予了生命主体意识，他以超人的感知能力预测到自己注定孤独、迷惘的一生，“他明白自己这一生将会永远悲伤（……）他的生命注定要沿着孤独的小道走下去，迷失方向。他明白，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陌生的，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另一个人”（《天使》33）。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如一道神谕，为尤金的流放者身份埋下伏笔。在他年幼时，母亲也敏锐地预知他注定是一个漂泊无根的游荡灵魂，“他（尤金）这一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魂灵，永远找不到自己，找不到世界”（72）。但尤金并不甘于这种命运安排，依然执着于追求理想生活。他一方面对生活充满极度渴望，“并

因这种渴求和欲望而发狂”（《时间》84）；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不断被家庭和社会边缘化的残酷现实，处于失却根基、漂泊动荡之中。这种与命运抗争的矛盾挣扎是造成尤金内在自我分裂的根本原因，使他在人生不同阶段都必须面对不同的伦理困境做出伦理选择。

尤金自幼受原生家庭伦理困境影响形成内在分裂的自我，其分裂性格在父母截然相反的性格双重影响下逐渐形成。其父亲向往流浪生活的自由，却又安于生活现状，依赖家庭的稳定和秩序；母亲注重实际，追求财富，生活却杂乱无章，无心维护家庭和谐与秩序。父母的两极性格使得尤金一方面拥有父亲的流浪者情怀，另一方面又期冀来自家庭的支撑与关爱，这种自我分裂使其不断行走在寻求自我的流放途中，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渴盼着回家。

原生家庭缺乏个人尊严、毫无意义的生活令尤金感到窒息。他是如此憎恨这种生活，却又无力改变现状，难以逃脱家庭伦理困境，无法按照内心真实想法做出选择，只能向现实生活妥协。他讨厌南都旅馆，却要跟随母亲在旅馆生活；他不想卖报，却被迫去做报童赚钱。“他仇恨这种低贱的生活方式，他恨自己失去了尊严和隐私，恨自己只能面对四壁，无所作为（……）这种生活纯粹是虚度年华、稀里糊涂、漫无目标”（《天使》124）。面对这种伦理困境，尤金只能将不满积压在心底，内心感到无比痛苦绝望而导致自我分裂，最终在一次家庭聚会时爆发。尤金借醉酒嘲讽家人，倾诉内心的痛苦：“我感谢童年时代你们每个人所给予的打骂（……）我感谢受过的所有残忍和冷漠的待遇”（466）。家人的冷漠抹杀了尤金的家庭归宿感，使其虽身处家中，内心却在流放，他感到“就在这个屋子里，我一直处于流放的状态”（455）。尤金自婴儿时期在潜意识里就一直在努力挣脱家庭束缚，如他在书中所述，“我离开摇篮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要爬到门口，从那时起，我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设法逃离家人”（466）。最终，为了整合内在分裂的自我，寻求独立的伦理身份，尤金被迫做出伦理选择，决心去北方城市寻求他渴望的自由生活，逃离这个令他窒息的家庭，正如理查德·肯尼迪所言：“沃尔夫对家庭的逃离并非是对生活的彻底回避，而是对自由的向往，他渴望能够逃到一种可以自己做出完全选择的生活”（Kennedy 181）。

然而超出尤金预料的是，北方城市生活经历带给他的却是理想幻灭和自我迷失，使他陷入南北文化冲突导致的自我分裂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困境。初到城市，尤金对新生活充满无限期待，“强烈的希望和极度狂热的信念始终在他心里燃烧”（《时间》85）。他如浮士德博士一般如饥似渴探索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尽情享受这份摆脱家庭束缚的自由，寻觅着只有他这个来自南方的外乡人才能体会到的北方城市的神秘之处。他经常在夜晚游荡于波士顿街头，“一次次狂热地穿越地下隧道，这强烈地预示着成功和发现——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幸运、美好、圆满的生活”（136）。然而北方工业化的城市在满足尤金对未知生活好奇的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反

差和文化冲击。在喧嚣冷漠的城市人群中，尤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渺小、机械的生存个体，“从小在深山幽谷长大、与山为伍”（《天使》147）的尤金置身北方城市“震耳欲聋的列车呼啸声”、“甲虫般的汽车”（《时间》525）中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异乡人”（83）。尤金在北方城市所经历的身份失落与伦理困境使他内心始终处于分裂之中，难以在北方城市找到身份认同。

对美国主流文化深感失望的尤金在欧洲又遭遇到他的南方身份与欧洲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当尤金所代表的南方文化与欧洲文化发生碰撞冲突时，他的个体身份的政治意义就已超越南方地域而上升到国家层面，即新兴美国工业文明与欧洲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也为他的伦理身份赋予了更高层面的身份政治意义。尤金对美国社会的排斥态度也在此发生根本转变，他开始理性审视自己的美国身份，并滋生了回家的强烈愿望。因为只有置身异国他乡，尤金才能更为清晰地审视自己的南方身份和美国身份特征，沃尔夫在《一部小说的故事》中谈道：“认识自己的国家的办法是离开它”（42）。也有学者指出：“旅欧不但让沃尔夫对自己的美国身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也让他换一种角度审视自己的南方地域身份”（张鲁宁 49）。

在英国，尤金一方面深受与他所熟悉的南方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英国生活方式吸引，一方面却又清醒地认识到这份生活根本不属于他。“尤金认为英格兰排外、单调、傲慢，他既嫉妒、尊重英国传统，又鄙视英国文化”（Johnson 51），英国人的傲慢与排外令尤金难以找到身份归属，再度陷入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无奈之下，尤金起身前往法国，在卢浮宫、塞纳河等地体验着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法国文化，这与美国缺乏传统、崇尚物质的工商业文化以及尤金家乡封闭落后的小镇文化形成强烈对比。在欧洲与美国文化冲突下，尤金再度陷入身份构建的伦理困境，内心产生强烈的疏离感。这种异乡人漂泊流浪感令尤金内心强烈地渴望回家，对尤金来说“家是流浪者和被遗弃者狂热的渴望”（《时间》764）。尤金归家的渴望是如此强烈，“随着那种无家可归之感带来的强烈、难耐的痛苦，随着他苦闷心灵的每一次跳动，他只渴望一件事——回家”（585）。面对欧洲的伦理身份困境，为整合内在分裂自我，最终尤金选择踏上返美旅程，回归他的美国身份，他的南方之根。

在流放途中并未找到身份归属的尤金虽然十分渴望回家，因同时他也清醒意识到，随着旧南方农耕经济制度的解体，南方人的旧有家园早已遁迹无踪，他已无家可归，“在他想回归的那片永无居所的大陆上，他连一块巴掌大的神圣之地都没有”（《时间》764）。从他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放者，故乡就永远留在了记忆中，尤金在流放途中对失落身份的疯狂找寻只是加剧了他内心的孤独失落感，使他无论身处何地，都始终处于漂泊动荡之中，正如鲁迅笔下所描述的异乡人，“在故乡没有获得安宁感，在异乡也同样漂泊不安”（黎保荣 12）。正是这种异乡人在故乡

没有安宁、在异乡又漂泊不安的身份失落感使尤金始终走在流放的人生旅程。

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与《时间与河流》反映了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南方社会伦理环境的变迁以及在此社会转型期南方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伦理身份重建的困境，成为研究美国南方社会群体与个体伦理身份构建的重要文学文本。通过对尤金人物形象的塑造，沃尔夫传达出自己对深陷社会转型漩涡中的南方人命运的道德关怀以及对南方未来道路的深刻反思。美国南方在 20 世纪初的重大社会变革使南方人失去原有的生存根基，对南方人命运带来巨大冲击，使得流放者形象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罗伯特·潘·沃伦作品在内的美国南方文学中的重要文学形象，这也是对欧洲流放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而尤金则作为美国南方文学中流放者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因此，将主人公尤金·甘特的成长历程置入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伦理环境中，返回文本发生的历史现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审视小说主人公尤金成长中经历的不同社会伦理环境，逐层剖析尤金经历的各种伦理困境和由此做出的伦理选择，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尤金作为南方流放者伦理身份形成的深层伦理根源，澄清人们对沃尔夫作品南方性的质疑，而且可以从更高层面揭示出尤金所代表的南方流放者形象蕴涵的深层伦理道德意义和身份政治意义，同时也希冀本研究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场域的当代人伦理身份建构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关照意义。

Works Cited

陈永国：《美国南方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年。

[Chen Yongguo. *American Southern Culture*. Changchun: Jilin UP, 1996.]

Hobson Fred. "'To Talk, to tell': Souther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merican South in the 20th Century*. eds. Craig S. Pascoe et al. Athens: U of Georgia P, 2005, 154-171.

Holman, C. Hugh. "The View from the Regency-Hatt: Southern Social Issues and the Outer World." *Southern Fiction Today: Renaissance and Beyond*. Ed. George Core.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69. 16-32.

—. "Thomas Wolfe and America."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10. 1 (1977): 56-74.

Idol, Jr, John L. *Thomas Wolfe*. Detroit: Gale Group, 2001.

Johnson, Pamela Hansford. *Thomas Wolfe: A Critical Stud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47.

Kennedy, Richard S. "Thomas Wolfe at Harvard, 1920-1923." *Harvard Library Bulletin* 4. 2 (1950): 172-190.

赖丹琪：“城市漫游者的空间批判——论托马斯·沃尔夫的城市书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2018）：93-100。

[Lai Danqi. "City Wanderer's Space Criticism: On Thomas Wolfe's City Writing."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2018): 93-100.]

黎保荣：“鲁迅‘异乡人’情结的成因、表现与转化”，《鲁迅研究月刊》4（2020）：10-20。

[Li Baorong. “The Cause, Manifes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u Xun’s ‘Alien’ Complex.” *Luxun Research Monthly* 4 (2020): 10-20.]

李伟：“家庭创伤与身体创伤记忆——解读《天使，望故乡》中的创伤书写”，《长江大学学报》8（2015）：36-40。

[Li Wei. “The Memory of Family’s Trauma and Physical Trauma: Interpretation of Trauma Writing in *Look Homeward, Angel*.”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8 (2015): 36-40.]

刘积源：《托马斯·沃尔夫：迷惘的巨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Liu Jiyuan. *Thomas Wolfe: Lost Giant*.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3.]

卢婧、曹莉莉：“混沌理论视角下原生家庭影响力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1）：71-74。

[Lu Jing and Cao Lili. “Analysis of Influence of Family of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os Theory.” *Journal of Qiqihar (Phi&Soc Sci)* 1 (2011): 71-74.]

马雯雯：“《天使，望故乡》中的家庭伦理”，《绥化学院学报》5（2018）：57-59。

[Ma Wenwen. “Family Ethics in *Look Homeward, Angel*.”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5 (2018): 57-59.]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Underwood, Thomas A. “Autobiography and Ideology in the South: Thomas Wolfe and the Vanderbilt Agrarians.” *American Literature* 1 (1989): 31-45.

Watkins, Floyd C. “Thomas Wolfe and the Nashville Agrarians.” *The Georgia Review* 4 (1953): 410-423.

Weiss, Timothy. *On the Margins: The Art of Exile in V. S. Naipaul*,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2.

托马斯·沃尔夫：《天使，望故乡》，雨凡、陈玉洪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

[Wolfe, Thomas. *Look Homeward, Angel*. Trans. Yu Fan and Chen Yuhong. Nan 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2017.]

——：《时间与河流》，刘积源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 . *Of Time and the River*. Trans. Liu Jiyuan. Nan 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

——：《网与石》，刘积源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The Web and the Rock*. Trans. Liu Jiyuan. Nan 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

——: “一部小说的故事”，黄雨石译，《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莱斯利·菲尔德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A Story of the Novel.” Trans. Huang Yushi,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Novelist*. Ed. Leslie Field,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Woodward, C. Vann.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91.

吴瑾瑾：“历史的沉疴——南北内战与罗伯特·潘·沃伦的文学创作”，《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3）：114-121。

[Wu Jinjin. “The Heavy Burden of History: The Civil War and Robert Penn Warren's Literary Creation.”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2013): 114-121.]

张琳：《〈时间与河流〉的历史书写与书写历史》，硕士论文，东北大学，2018年。

[Zhang Lin. “The History Writing and Writing History of *Of Time and the River*.” Di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18.]

张鲁宁：“嗅觉景观：托马斯·沃尔夫南方身份书写研究”，《外国语文》6（2020）：45-50。

[Zhang Luning. “Smellscape: A Study of Thomas Wolfe's Writing of the Southern Identit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6 (2020): 45-50.]

张特：《〈时间与河流〉中的景观与国家身份建构》，硕士论文，中国矿业大学，2019年。

[Zhang Te. “Landscape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Of Time and the River*.” Dis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2019.]

张晓梅、吴瑾瑾：“南方文学、地域特性与文化神话——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研究”，《东岳论丛》6（2013）：150-154。

[Zhang Xiaomei and Wu Jinjin. “Southern Literatu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Mythology: A Research on the ‘Agrarian’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South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g Yue Tribune* 6 (2013): 150-154.]

张燕婷：《论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托马斯·沃尔夫长篇小说》，硕士论文，内蒙古大学，2013年。

[Zhang Yanting. “The Study of Thomas Wolfe's Novel from the Aspects of New Criticism.” Dis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13.]

郑军：“迷茫的亲情——评成长小说《天使望故乡》”，《长春理工大学报》7（2011）：66-67+86。

[Zheng Jun. “Confused Kinship: On Initiation Novel *Look Homeward, Angel*.”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2011): 66-67+86.]